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華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續藁三十八

續金華叢書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師際遇 先朝躋口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韓林直學士臣潛爲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鞏卜班入對明仁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 詔謹按顯儀所上行狀禪師諱智

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稱於鄉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奉 命招撫河朔因定居于彰德母

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呶呶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卽止卅歲與僧遇必斂容興敬人

以爲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鳳林某公鳳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旣得慶受具出遊諸方聞汴洛汝漢之間講肄甚盛孝嚴溫公見地昭融辨說無礙往受業焉由其戶庭而造其闥奧談經感雨花之瑞老于其學者無不歎服被

旨南邁主長生御

講于興化大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爲一佛出世碩儒魁士或欲預聞至道必爲之徹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信而贊詠焉尋徙口口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歿抗策北口以中心喪偶閱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慶壽方丈究口外別口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爲說偈曰宅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藩王傳令以居彰德之天寧仍卽慶壽開堂演法藩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以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刹非德器之重道眼

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蓁林大知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

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禪師一一辨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下者甚眾王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數

顧而與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

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歲將鏤銅爲板以傳後因肩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僞濫復命之刪定焉禪師久居大刹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教

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亟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口厭於人事少休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拏舟歸天寧人聞禪師老而不衰望其復

元祐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春秋七十九夏口十口
弟子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
問法欵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久于人世者歲暮必永訣矣幸以
弘護爲念兩人竊異其言及訃至皆大驚弔哭致奠不覺其過乎哀
其徒用闍維法得舍利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
事律已以嚴而御眾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廩有
積粟增置規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
如它官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賃戶患
其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于口口而知其非便訖罷去之眾

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未始忘
遠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口公其恤事如遠錄公人以爲知言夫百
口度門同爲一事無作而作非涉有爲禪師兼宗說而俱通達理事
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 帝眷師表人天夫豈偶
然哉臣暫遊平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有聞奉 詔屬辭姑述其

感緣應迹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孰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冥探道妙說而
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應機而起
出逢熙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爲利益故示現有爲五緣畢具四眾
咸依世歷三朝位崇一品遺榮弗居翩其遠引白駒在場繫之
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繼羈七十九年如一彈指來也雲凝去也風止
寂寂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載鴻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
是瞻永有矜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雲興
公舍利塔銘

臣潛旣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居慶

壽者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潛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爲之銘及書篆
俾刻之茲碑魯雲以北溪爲法門兄弟今住持臣僧顯儀於魯雲爲
法門之猶子臣潛謹奉詔卽顯儀訪得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

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城父潤贈奉訓大夫濟寧路
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有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
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卽禪師少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
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忘十載邁疾危甚兗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
當遣之出家翌日果無恙卽送其鄉之樂聞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
受具戒及父母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先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
究唯識圓覺凡疏鈔若干卷研覈無餘蘊耆年宿學莫不降歎自以
爲不及最先爲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庠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
筌蹄爾未足以超出死生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公一
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吾宗者必子
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辭歸鄆城久之英
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校讎三
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籍甚上聞而爲之
嘉歎不已被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席不遠二千里遣

使賫香幣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冗之請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栢林祖塔久不治亟

加嚴飾而一新之丹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朝賜

趙州古佛眞際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士僉以

禪師對特降

璽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爲印以賜

之其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士田園林庫藏邱肆碾磴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饘粥不充眾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爲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鍾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眾爲

國祝

釐且大闡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如執熱而濯清風疾喝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之言於斯尤信

上益加禮

遇俾功德使閭閻奉銀章及名香上樽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

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藥師會七晝夜越三

日禪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卽聲鍾揖中
丞與眾共觀果見光燄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師升
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日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妙體任蹉
跎勝會周圓迴出窠斫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呵呵投筆而逝
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五十訃聞奉

懿

音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圓如車輪縑素莫不膜拜
感泣龕出之日鐃鼓幢幡喧城塞道送者數千闔維三根不壞奉舍
利建塔附于樂間及房山諸祖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遊戲藝
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則適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
公謙劉公賡趙公孟頫集賢宋公渤李公衍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
菩提達磨之傳至曹溪而支分爲二至臨濟而派別爲五以臨濟子
孫相次專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蹟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
禪師五人而秋亭亭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

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爲其徒者敬信之上而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潛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而來取法焉銘曰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爲臨濟蕃蕃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帝衷獨持祖印爲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開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墜必舉力摧魘峰爲衆依怙去生卽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有光詔使儒臣勒辭焯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姓澄因其字以爲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爲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旣覺初日正照其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爲佛像授以經文卽能成誦若宿習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祝髮又明年受其戒

持法華諸經爲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始依佛鑒銘法師爲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依焉尋歸待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邇二公皆宗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爲多逮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實智者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爲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建置之顛末白於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土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旣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食禁中復以國清爲言宣政院爲奏請降 璽書加護命弘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口其國之嗣王而彼國答以無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陞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興元等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爲說法禱禳好事之家多爲感動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

死無以歛則爲掩其遺骸仍作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剡上其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朝降

聖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

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

供張歲時錫予爲禮殊厚

駕幸文殊關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書若干卷校正

事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旨卽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縣王留升座說法衆咸悅服事聞寵賚尤渥仍降

聖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皆

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選住上天竺觀音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撾鼓告其衆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舉卽說謁以辨才歸龍井自喻衆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益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

下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教乘四晝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雄談博辨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析以數語莫不泠然解意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至於統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憚煩規制庫陋則增廣之居處敝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於有爲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罄已橐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爲記其事一日眾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閒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眾點視行李用表無常眾爲念佛師曰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眾集端坐書偈置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剎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己像於其左至是分爪髮建塔其中及南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爲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

經集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
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眾預
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爲請潛幸嘗獲登師
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剡源流潤眾
所蒙涵容萬法雲夢曾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旨旁貫通會于其
極歸于同法雷初振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也厚施也豐退
焉不自居其功嚮晦冥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無窮巍巍翠堵環天
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文室遺
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旣爲
書徧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
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聞

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爲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爲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接狀師諱祖閻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旣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備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封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與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正叟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卽拂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

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栢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話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卽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遣馳書于徑山偃溪間公聞與語而契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眞孫以禮聘師出世於西林辨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宴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及及頸問曰懼否師曰我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刃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宅軍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 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恆產素薄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奉